

闻人悦阅:禁锢于纸上的历史必有暗涌



作家闻人悦阅

对闻人悦阅,不少人会以为这是一个笔名,其实“闻人”是复姓,“悦阅”则是父辈期许她能心乐于读书。所以像宿命一样,自人生最初,阅读便准确与欢喜连在一起,从小有一册在手便万事知足,渐渐自己也有了写字说故事的愿望。

在叱咤银行业多年后,闻人悦阅选择成为职业写作者,这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,却也可解读为命运自有其安排。她最新出版的小说《琥珀》,从女情报人员的视角,写出了过去这100年,这个世界的游戏是怎么运作的。麦家认为,《琥珀》所传达的思想与《风声》非常相似——不要轻易听信人讲的历史。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陈曦/文 牛华新/摄

1

闻人悦阅出生于杭州,中学移居美国,为纽约Cooper Union大学电机工程学士及纽约大学商学院金融硕士,曾在美国华尔街工作,后移居中国香港从事写作。用作家小白的话说,闻人悦阅明明可以靠颜值和专业吃饭,却偏偏选择要费尽心力以写作为生。

闻人悦阅表示,写作、说故事,是她童年时代的梦想,后来虽然学理工科,但一直很喜欢文学,写作这个愿望始终没有放弃。作为“九一事件”的亲历者,闻人悦阅经过纽约世贸中心废墟时,心生“文明的脆弱”之感慨,写下小说《太平盛世》,不料竟一炮打响,在中国台湾摘得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首奖,这给了她极大的信心,从此走上职业写作之路。

其后的长篇小说《掘金纪》,讲述一群人在掘金年代的故事。小说里绝大部分角色是混得不错的海归,回到中国之后,不是做金融、投行,就是上市集团的老板或者准备上市公司的老板,还有官、富二代甚至煤老板。这些符号化的人物,不似寻常刻板印象,而是被她一一还原成有血有肉,有寂寞有情感,也有过去的故事的人。她试图看到所有人不被注意的另一面,有一种温柔感。闻人悦阅解释,这也许是一种慈悲的态度,“设身处地地想想,人都有两面,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彪悍的兔子与慈善的狐狸。”

闻人悦阅以往的作品,常以杭州、纽约、香港这三个她长期生活过的城市为背景,描绘的多是小时代里的小寂寞和小惆怅。读她的小说,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她的早年经历或是当下生活的缩影。在最新出版的《琥珀》一书中,她一改往日的风格,故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美苏冷战再到21世纪初诡谲的商业风云变幻,历史跨度近百年;人物则辗转于蒙古、新疆、天津、上海、欧陆、香港和纽约,地理跨度不再囿于自己熟悉的城市。这样广阔的时间、地理的双维度,需要作者对行文有极强的掌控力,还需要考据大量历史资料。

为此,闻人悦阅在香港大学图书馆、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查阅了上百部文献资料,并实地走访了数十个城市,才下笔完成。在她看来,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一个部分,是能够提供给读者足够宽广的视野。她说:“我们这代人成长于一个逐渐开放的时代,其中一些人走出去

了。我这些年,无论是阅读、写作还是经历,都是在不断积累,将视野扩大到可以架构起一个百年跨度的长篇。”

2

《琥珀》全书80多万字,逾1100页,分上中下三册,是近年来少见的超长篇小说。小说繁体版去年在中国台湾出版后,即获得《亚洲周刊》“十大小说”榜首殊荣。

小说主人公莫小娴出生在蒙古,在亲人故去之后,独自一人回到故土。当时正逢西北动荡,具有语言天赋的莫小娴,被苏联情报人员看中,要网罗旗下。从西北到莫斯科,从二战谍都维也纳到上海,从香港到冷战时代的纽约,她为了生存在不同情报组织间游走,渐渐站到了一个特殊的位置,成为各方势力之间的一座特殊桥梁。

小说有两个视角:一个是年轻人的回溯视角,莫小娴过世之后,孙女琥珀试图去探寻祖母的历史;另一个则是历史的全知视角,记录了莫小娴跌宕起伏的一生。最后这两条线索当然汇合到了一起,但读者可以看到,它们之间是有差距的——后人拼凑勾连出的历史,跟莫小娴亲身经历过的历史,并不是完全吻合。这也印证了作者想要表达的一个主题——“那确实确实发生过的,其实早已湮灭了。”而作家要做的,是将湮灭的那部分历史呈现出来。

《琥珀》简体版在中国大陆出版后,闻人悦阅回到出生地杭州,与茅盾文学奖得主、以谍战小说名世的麦家有过一次对谈。麦家提到,他在自己的小说当中表达过一个观点——历史是被修饰了的,真实是被掩盖了的。我们以为看到的真实,可能不一定真实发生过。他认为,《琥珀》所传达的思想与《风声》非常相似,那就是,不要轻易听信人讲的历史。

闻人悦阅觉得,《琥珀》的主题确实与麦家有所碰撞,“就像我在《琥珀》卷首语里写的——琥珀,好像包含了一个历史的瞬间,封存了惊心动魄的一幕,但实际上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已经湮灭了,我们看到的,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和愿意看到的那一部分。”

3

在出版方的宣传语中,《琥珀》被定义为“谍战小说”。但有些读者认为这是个错误,觉得过于“轻飘”了。闻人悦阅

说,在写作之初,她其实并没有去想要把它写成一个什么类型的小说,只是想用小小说去写一段历史。对这个小说来说,从情报人员的视角来写,是最合适的方式。

她说:“这个世界上,有很多事件在不同的地方发生着,你乍一看,好像它们全没关系,但实际上它们之间也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那些情报人员所处的位置,正好可以使他们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。他们也许没法改变历史,但通过他们的眼睛,我们可以看到历史长河之下的暗流与支流,看到各种各样的可能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棒的角度,去诠释过去一个世纪的风起云涌。”

事实上,《琥珀》创作过程中还衍生出了庞大的副产品——由40多个短故事组成的“城市异境系列”。这些“异境”均是《琥珀》中出现过的场景。各色人等和这些城市发生关系,影影绰绰闪烁烁的迷离。

批评家何平在其主持的《花城》杂志栏目中选登过这些短故事,因此在《琥珀》创作之初即给予了关注。7月13日,闻人悦阅来到南京与何平进行了小说面世后的首次对谈。在此之前他们一直忍住没私下谈论。

何平表示,虽然他很早就知道闻人悦阅在写《琥珀》,小说中的场景在“异境系列”中也有所“剧透”,但当看到它们如蜂巢般整体呈现在《琥珀》里时,他感到惊讶不已。“《琥珀》提供了一幅二十世纪革命地理地图,打开了很多可以让读者想象的空间,比如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、上世纪30年代的维也纳和上世纪20年代的哈密,场景栩栩如生,展现了不同城市的不同时代感。”

何平指出,中国小说中不乏这样长时间跨度的作品,但《琥珀》在空间设定上,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全球视野,在二十世纪各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变局中书写人物的命运,这种时空交错的写作视野,创造了全新的阅读“异境”。

闻人悦阅说:“说是异境,其实是相对当下而言,那些湮灭在历史中的人和事,在突然回首间,都如《聊斋志异》一般。我们来的路是这样宏伟壮丽,付出的代价是这样可歌可泣,历史不应该被遗忘,所以就尝试捡起一些碎片,对着光线看一看,也许看到那表面如镜面般反射出自己的影子,或者只是一个历史的幽灵一闪而过。”

对话

我想对读者说 这个小说并不难读

读品:《琥珀》的故事跨越百年,与你以往的作品风格迥异。怎么会想写这样一部小说?

闻人悦阅:大学时代就想写一个传奇。这个传奇跟苏联“二战”时期丢失的国宝琥珀屋有关系。琥珀屋是普鲁士国王送给沙皇的一件礼物,二战时被德国军队运回了普鲁士,然后就神秘地消失了,下落至今仍是一个谜。当时我就想围绕这个写一个和中国有关的传奇。所以“琥珀”这个名字一早就有了。

读品:这其中有什么你始终关注且一以贯之的东西?

闻人悦阅:过去的作品,对写作长篇小说也是一个积累。那些作品跟我们身处的时代比较接近,很多人也许觉得这是一个“小时代”,我觉得即使是小时代,每个人的内心也是波涛汹涌,有必要关注个体的内心情感,从一个个人看到整个时代。到了这部小说,是写一个“大时代”,但你不能把这个大时代摒弃在个人的情感之外。所以,我的作品可能都在听一种时代的声音,以前听的是当下的声音,但慢慢地,就想去听更广的时代的声音,去找来时的路。

读品:有人将《琥珀》看成一部女性成长小说。

闻人悦阅:小说中虽然有女性成长的因素,但故事的主角莫小娴并不是典型的间谍形象,而是借助她在语言方面的特殊才华和守住合乎人之常情的原则,顺势而为,逐渐被历史打造成了各势力之间桥梁一般的人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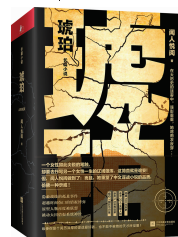
读品:小说篇幅很长,你觉得读者会有耐心读下去吗?

闻人悦阅:我想对读者说,这个小说并不是那么难读,它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内容,可以看到历史,也可以看到感动的爱情故事,还有许多生活细节、艺术建筑。各种有意思的东西在那里,等待大家去发掘。

读品:有你喜欢的谍战小说作家吗?

闻人悦阅:我不是太有意去看这类小说。说起间谍,很多人会想到007那样的角色,飞檐走壁,摆弄各种高科技的武器和玩具。但实际上,真实世界的间谍他们所做的,就是一种信息和情报的探索和交换。我看得比较多的,是一些相关人物传记和情报机构的资料。你会发现,真实的历史事件比小说有更加意想不到的可能。

史不应该被遗忘,所以就尝试捡起一些碎片,对着光线看一看
我们来的路是这样宏伟壮丽,付出的代价是这样可歌可泣,历



《琥珀》
凤凰联动
2019年5月

闻人悦阅

青年作家,生于杭州,现定居香港写作。小说《太平盛世》2002年获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首奖,著有《太平盛世》《掘金纪》《黄小艾》《小中尉》《琥珀》等。长篇小说《掘金纪》《琥珀》分别获选《亚洲周刊》年度全球十大华文小说。



扫码看采访视频

大读家

读书人,写作者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